

崇武古城懷名將

江勵夫



崇武城雄立於福建惠安東南海濱，南臨泉州灣，北面峙山嶺時，瀕瀕瀕瀕，形勢險要。據記載，明朝初年，倭人屢犯我沿海城鄉，為抗擊倭寇，朝廷在沿海陸續修建了六十多座衛城設防，崇武城是其中一座，也是唯一完整保留下來的一座。此城建於洪武二十年（一三八七），置千戶所，駐兵千餘。城周長二五六七米，高七米，垛子一三〇四個，內砌跑馬道二或三層，寬四米；四方設有敵台五座，城牆全由花崗石築成，形制壯觀，是國內罕見的石構古城。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宣布崇武古城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。福建省人民政府作《重修崇武城記》立碑以誌。

我們登上崇武古城，漫步跑馬道上，佇立在城堞旁，遙望海天空闊，滄波浩蕩，不由發思古之幽情。站在當年抗倭的前沿地，很自然的想起抗倭名將戚繼光。倭人對於鄰近的「天朝大國」覬覦久矣。倭，是我國古代對日本的稱呼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「樂浪海中有倭人，分為百餘國。」顏師古註引《魏略》：「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，依山島為國。」「倭」字原無貶義。《說文》：「倭，順貌。」曾作人名，春秋時魯宣公之弟就名倭。稱「倭人」並無惡意。但是倭一旦淪為寇，殺人搶掠，就是強盜，就很可惡了。從十四世紀（元代末年）起，日本在內戰中失敗的武士、浪人及海盜集團，勾結我海邊一些土豪、奸商、流氓，大肆進行劫掠、走私活動；至十六世紀中葉，倭患最烈，浙、閩尤甚。朝廷派俞大猷、戚繼光等率兵多次征剿。戚繼光在浙江打了幾次大勝仗，尤其台州一仙居之役，戰功卓著，「九戰皆捷，俘首或一千有奇，焚溺死者無算。」「戚家軍」威震敵膽，名揚天下。後又奉命馳援福建建州剿南竄之倭賊。戚繼光會到崇武，在城內蓮花山設中軍台，視師海防，平息倭亂，民得以安。為紀念戚繼光，當地在原中軍台附近豎起戚公威武的戎裝塑像。我懷著敬意瞻仰戚公塑像，在巨像下拍照留念。

我在塑像下徘徊，緬懷戚公功業，聯想起福州市于山戚公祠內陳列的戚氏史跡和遺物，感念更深。戚繼光在福建對倭寇的最大最輝煌的一次戰役，是在嘉靖四十四年（一五六二）。《明史·戚繼光傳》載：是年「倭大舉犯福建……閩中連告急，宗憲復檄繼光剿之。先擊橫嶼賊。人持草一束，填壕進。大破其巢，斬首二千六百。乘勝至福清，搗敗牛山賊，覆其巢，餘賊走興化。急追之，夜四鼓抵賊柵。連克六十營，斬首千數百級。平明入城，興化人始知，牛酒勞不絕。繼光乃旋師，抵福清，遇倭自東營澳登陸，擊斬二百人……聞倭寇幾盡。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，勒石平遠台。」相傳戚公在平遠台開慶功宴，酒後曾到第一峰一方石上醉卧，後人因其名曰「醉石」。平遠台早毀。現在的戚公祠是後人重建。十九路軍抗日將領蔡廷鍇將軍敬慕戚公，特重建平遠台於祠前。祠廳內有一大石如榻，上刻「醉石」二字；廳正中供戚繼光胸像，陳列戚繼光的衣冠甲冑、著作《紀效新書》、《練兵紀實》等及抗倭功績圖。

卓越的軍事家戚繼光功垂後世，值得國人永遠紀念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，著名作家郁達夫為戚公祠新修落成填《滿江紅》詞一首，用岳飛原韻，頌揚戚繼光。詞云：

三百年來，我華夏威風久歇。有幾個，如公成就，豐功偉烈。拔劍光寒倭寇膽，撥雲手指天心月。到如今，遺餅紀征東，民懷切。會稽恥，終須雪。楚三戶，教秦滅。願英靈，永保金甌無缺。台畔班師酣醉石，亭邊思子悲啼血。向長空，灑淚酌千杯，蓬萊闕。詞中用了「平遠台」、「醉石」等典故；「遺餅」指當時民間流行的光餅，戚繼光平倭時製以代糧糧者。詞頗悲壯，時值日寇侵華，郁達夫是有感而發。

重陽菊

李丹崖



重陽的天地裡，濃濃的菊香把整個村莊乃至整個淮北平原都攏在懷裡，村莊外是菊花，白中透着淡淡的黃，菊花叢中是村莊，鉛灰色一片，像極了最素淡的水墨畫。

歷代文人說，菊花有隱逸氣息，或許是因為菊花生在鄉野吧，也或許是因為菊花和陶淵明有關，那麼，單從菊花的出身來看，說它隱逸有些牽強；若論文人氣質，那些愛菊的文人，穿著長衫，立在秋野裡，秋風裡，衣衫飄揚，像極了那散淡的菊瓣。

田畝被劃分為一壟又一壟，菊花就站在田壟上。我曾問母親，菊花為什麼站得這樣高？母親答，菊花是嬌貴的東西，受不了水淹，一場秋雨，它們很可能剛開花就夭折了。所以，為了保護菊花，農人們賜給它們以高高的田壟。

一朵菊裡，都能看到一位中國古代文人。陶淵明、元稹、蘇軾、杜甫……他們都是站在中國文化田壟上的「菊花」，只是，時局的流水太洶湧，他們腳下的「田壟」很快被衝垮了，於是，他們一片狼藉、蕭索，難怪中國古代文人多半都不大幸福。

我不太喜歡黃巢，把菊花當成自己的戰爭「賦比興」，這種託物言志，把菊花推上了風口浪尖，這樣的菊花有了殺氣，不再是那樣一棵棵生在鄉野樸實土地上的黃花，他把「村姑」一樣的菊花變成了「烈女」。這就不再可愛了。

菊花逢重陽，重陽有菊花。菊花平添了重陽的香氣，重陽布置了菊花的氣場。重陽，理應尊老，我所在的皖北農村，極少有人把重陽節稱之為「老人節」，他們喜歡把這日子稱之為「收菊花的日子」，是的，至今回憶早年在鄉間，仍有這樣一幅幅影像在腦海邊閃電影，祖母用鐮刀收穫了一捆菊花，懷抱著向板車走去，祖母消瘦，也似一朵秋菊，在人生的金秋裡，吸著煙，時不時捏著一瓣菊在鼻邊聞，真香呀！祖母不知道「鞠有黃華」這樣的句子，「真香呀」是她對菊花的最好讚美。

我還憶起重陽的夜晚，即便是沒有星月，田野裡也不怎麼黑，有菊如燈，白亮亮地照在田野裡，它們在給天空點亮一盞盞星斗，帶著香陣的星斗。他日你賜我光亮，今夜我供你芬芳。這是菊花的獨白，也是故鄉對夜空的傾訴。

在城市的書房裡，提筆寫菊，今夜有是個陰天，站在窗口深嗅，隱約中，有來自故鄉的菊香穿越城市的高樓大廈，來看我。念著詩句入夢，第二天醒來，有人敲門，開門一看，首先衝進來的是故鄉泥土和秋菊的清香，是母親，拎著一尼龍袋菊花進來，劈面就說：「明兒（我的乳名），把你家枕頭皮兒拿來，我給你做兩副菊花枕頭……」

老友計



文化什錦

王 璞

片痴情愛得無私，但他時不時會幹出點跟朋友的老媽熱吻跟睡上床之類的事。錢德拉幽默大方，寬厚大度，但太神經質容易受傷，別說大難來臨各自飛了，結婚大喜的日子都會逃之夭夭，差點讓莫妮卡新婚當日變棄婦。喬伊英俊瀟灑，且有一顆胸無鐵膽的赤子之心，可他風流成性，成天想著溝女泡妞，還會隨時衝到朋友家，把冰箱裡的吃食掃蕩一空。瑞秋美麗天真，有個性，有追求，但有個這樣的朋友你就不得安寧了，隨時隨地準備著給她的烏龍行為埋單，而且絕不能跟她一起出席交友派對，因為一定會被她搶鏡，甚至本來圍著你轉的帥哥，看見她就心思。莫妮卡愛心爆棚廚藝高超，可她太強好勝了，就算你不被她的事事莫妮卡愛壞，也可能被她的潔癖逼瘋。至於身世淒涼的菲比，那是典型豪放女一名，她達觀樂天的天性自然會給朋友帶來歡樂，但她那些狂放行徑帶來的麻煩也往往讓人吃不消。

國王街上的畫廊

李 夢



黨西札記

全世界以「國王」命名街道的城市不止一座，譬如倫敦。大名鼎鼎的佳士得拍賣行總部正在英國倫敦國王街八號。芝加哥也有一條，緊挨著一片樹林。洛杉磯的King's Road 被貝弗利大道（就是那條有名的棕櫚落日電影街）一分為二，據說街上一間同名咖啡館的豆奶拿鐵味道不俗。和美國一樣曾為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，大小城市中也不少了「國王街」或「女王街」之類，足見當年民衆的愛戴和崇敬，不管是出於自發自覺，或是其他什麼原因。以我居住的多倫多為例，兩條街都位於市中心，毗鄰，若平行線，相距不過四百米。女王街上潮店多，是都市雅痞周末逛街的好去處（有些像香港的上環）；國王街呢，在我看來，是一條名副其實的「文藝街」。

說它「文藝」，因為往西走，有一小片雲集酒吧和夜總會「潮街」，東邊呢，是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的大本營Bell Lightbox，以及多倫多交響樂團的駐地湯姆森音樂廳（Roy Thomson Hall）。我想說的幾間畫廊，比「潮街」更偏西些，在尼亞加拉街（以美加邊境大瀑布命名）和特昆蘇街（Tecumseth Street）附近，屬多市中心外圍，人車都少。

香港不少畫廊主人是「集群效應」的擁躉，比如中環畢打行裡高古軒和漢雅軒一眾大牌，以及黃

竹坑附近傍工廠大廈低租金優勢漸漸成長起來的相對更接地氣的「南港島文化區」。上周課畢，同學Eric提醒我，Diaz Contemporary將有加拿大藝術家們的新展開幕，還說我如果要，可順便看看另外三間同樣經營當代藝術的畫廊，「離得不遠」。

的確不遠，確切說是相當近。上周六下午，我趁著陽光正好，騎車過去，走走停停兜一圈，用了不到兩個鐘。四間畫廊都選址舊廠房，面積和格局卻不盡相同。Diaz Contemporary有一大一一小兩個展廳；Georgia Scherman Projects有三個，其中一個展廳的天花板上裝了一大塊玻璃，自然採光，天氣好時很有些浪漫味道；Susan Hobbs and Birch Contemporary都是二層小樓，不過前者身形更細長，二樓鋪了地毯，有及屋頂的書架和一隻安靜的鬃毛狗。四間畫廊還合作印了些書籤，畫出各自形狀並標明位置，用筆簡潔，很像格林童話中錫兵住的小房子。那天下午，我在這些「錫兵房子」裡穿行，從看展覽的藝術系學生身邊走過（偷聽他們聊八卦），和畫廊經理聊天，被Arnaud Maggs那些特立獨行的作品攪得心裡直癢。

Arnaud Maggs是土生土長的加拿大藝術家，一九二六年生於蒙特利爾，二〇一二年於多倫多去世。他早年從事設計工作，後來拍照片，四十七歲了才下決心當一名藝術家，是個大器晚成的例子。他的作品通常是黑白色調的肖像照，像中人神情大多悲哀失落，可想這金牛座的男人的一生也許並不那麼快樂。這次Susan Hobbs畫廊展出的，是他頗具概



國王街街景



Arnaud Maggs的作品 (由Susan Hobbs畫廊供圖)

醉人流花湖

徐 械



天南地北

流花湖在廣州的城北。早在南漢時期，湖中建有流花橋。每當桃花盛開之際，輕風過處，湖畔桃林如雨的落英，追逐逐流匯於橋下。佇立橋上，觀賞滿湖的霞彩，飽享滿湖的清香，恍若仙境，令人陶醉。流花湖的水面有八十萬平方米，頗有浩渺的氣勢。漫步湖畔，任是炎熱的盛夏，那幽幽瀟瀟的涼意，撲面而來，使人暑氣頓消，俗塵全無。泱泱的湖水是碧碧的綠，綠得如同寶石。在月光朗照的夜晚，它是那樣的安詳恬靜，若有所思，又似織夢。在朝陽盪金的清晨，滿湖的鱗浪，飛濺起一片爽朗的歡笑。都是流花湖的滋潤和薰陶，使廣州這個南國大都市，熱烈中又寓有幾分深沉，奔放中又憑添了幾分從容。

千古淒涼釵頭鳳

韓小榮



人生在緣

其實陸游留存的大量詩詞作品中，沈園懷念唐婉的詩還有八十多首。「傷心橋下春波綠，曾是驚鴻照影來」；「夢斷香消四十年，沈園柳老不飛綿」；「路近城南已怕行，沈園又是此傷情。當年夢裏初相見，只有沈園一草春。佳句，也算是「多情公子空念」，沒有辜負沈園懷舊佳句，也難怪沈園懷念唐婉的詩，沈園懷念唐婉的詩還有八十多首。「傷心橋下春波綠，曾是驚鴻照影來」；「夢斷香消四十年，沈園柳老不飛綿」；「路近城南已怕行，沈園又是此傷情。當年夢裏初相見，只有沈園一草春。佳句，也算是「多情公子空念」，沒有辜負沈園懷舊佳句，也難怪沈園懷念唐婉的詩，沈園懷念唐婉的詩還有八十多首。……」

從三味書屋出來，去沈園的路程不遠，打的並不貴，但一想到汽車尾氣的毒害，我還是選擇了乘船這種古老的交通方式。去附近的碼頭買了一張吳船票。紹興城裡這座清秀的沈園，儘管也有粉牆黛瓦，雕樑畫柱，四時花卉，小園香徑。然而我此來沈園的目的卻不是為了觀賞美景，而是為了一睹鑄刻在斷壁殘垣上那兩首至情至性的《釵頭鳳》。我知道陸游和唐婉的愛情故事，還是在上小學的時候。那時戀愛中的哥哥帶回來一本叫做《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》的書。年少懂懂的我，出於好奇，便經常翻閱這本書。書裡面提到許多名人的經典愛情，其中就有陸游和唐婉的婚姻悲劇。依稀記得那書上說，陸游和唐婉的傷離別，是陸游的母親棒打鴛鴦。按理說，唐婉是陸游的母親表妹，這種親上加親的婚姻應該是牢不可破的。為什麼陸游的母親，唐婉的親姑姑偏要拆散這對一往情深的好夫妻呢？原來，陸游的母親受了一個算命先生的愚惑，說唐婉嫁後一直不生有子，是因為和陸游八字不和，他們在一起時，陸游要求兒子休了唐婉，三、無後為大」的封建社會，陸游母親要求兒子休了唐婉，似乎也無可厚非。只是苦了陸游和唐婉這對和美夫妻。離異之後的他們，雖然各自有了新家，但是舊情依舊割骨銘心。或許，他們命中注定了他們必有一次致命的相遇吧！在一個春日融融的日子裡，陸游和唐婉竟不期而遇，邂逅在了美麗的沈園。然而咫尺天涯，往事不堪回首，陸游眼睜睜地看著唐婉的背影漸漸遠去，悔恨交加的他提起筆在牆壁上寫下了那首千古淒涼的《釵頭鳳》。身無飛翼，心有靈犀。唐婉這個痴情的女子，冥冥中受了某種感召。一日，她悄悄地來到沈園，看見了牆壁上陸游的題詞。她情思難禁，揮淚和了另一首《釵頭鳳》，成就了沈園裡這首首人淚下的愛情悲劇。這就是「沈園十景」中最為著名的「殘壁遺恨」。

湖的中央有條千米長的長堤，它將盈盈的湖水分成東西兩個部分。堤中有一拱橋，又使湖水保持着脈脈相連，呼吸與共。長堤的兩側，是亭亭直上、高可摩天的散尾葵。散尾葵長得極致得挺拔秀美，令人叫絕。在高高的樹梢，它將孔雀尾翼樣的羽葉，高挑著，紛披著。這片片羽葉，曳著長裙，在忘情地起舞。其輕盈飄逸的姿態，真是風情萬種，令人心動。緊挨散尾葵的是高可及人的蒲葵和番木瓜。熱情的蒲葵，舒張著手臂，招邀著天南海北的遊人；緘默不語的番木瓜，精心孕育著披下纍纍的碩果；匍伏生長的果葉芋，則張揚著蓬勃的生機，把肥沃的土地全都攬在懷裡。廣州是榕樹的故鄉，在流花湖到處可見其勃勃的英姿。一棵棵榕樹長得異樣的高大粗壯。在其主幹上，纏繞的拳粗的氣根，宛如一條條矯健盤旋的游龍。這棵棵榕樹，飽經滄桑而又信念執著，它的枝葉奮力向四周拓展著，用濃墨墨甜暢的綠色，撐起大片大片的天空。沿湖的榕樹，多半向湖中匍匐著，它極大地傾探著身軀，像與湖水私語，又似諦聽湖水的心跳。這棵棵榕樹矜持又具深情，沉穩又富童心。它將小瓣綠縷縷棕色氣根，在空中得意地招搖，自樂地嬉戲。不時它擦撥著平靜的湖水，湖水則泛起陣陣忍讓而羞怯的淺笑。

在湖的南岸，生長著一片相思樹。相思樹呈螺旋式生長，蒼老而繁密。皸裂的樹皮，斑斑駁駁的。細細打量，其樹皮猶如薄薄的宣紙，一層裹著一層，一層又裹著一層。雖是初秋時節，廣州的秋日卻洋溢著仲夏的熱情。在滿是柳樹葉的枝頭，開滿了黃黃的、絨絨的花朵。一群嬌小的彩蝶，在花間翩翩起舞，似在訴說著離情別緒。